

本期栏目合办:上海天翼图书有限公司

## 中国与中国社会

《重新发现社会》 熊培云 / 新星出版社/ 2010-1-1

中国曾经是个“全能主义国家”，政府无所不能，人民则无所逃于天地间，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所有事情，皆在政府的规划之下。而改革开放，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过程。这三十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，这三十年它且进且退，反反复复，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，有些领域一去不回。

走进个人与市场，跟着作者，我们发现，在个人与国家之间，原来还有社会的存在。这本书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，以及过去三十年变化的要点。

所有真正关注中国命运者，理应回到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中。当“重新发现社会”之旅又一次铺开，让我们从空间回到时间，从国家的命运回到个体的命运，让时间站到我们这一边。



## 从江湖到社会——读熊培云《重新发现社会》

作者: 十年砍柴

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宋代人范仲淹这句名言，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多半对其有印象。在范仲淹所处的时代，人们所栖息的地方，不在庙堂则在江湖，“社会”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。

在经济上属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，政治管理乃皇权结盟族权的中国帝制时代，一个中国人多半是呆在村庄里，受家族的庇护，若是一位读过书的才俊，则有可能参加科考进入庙堂体系，除此而外，只存在一些不由庙堂和家族管理的边缘人，多半是做强盗、做算命先生、游方和尚，俗称“江湖人”。范仲淹所说的“江湖”，应当包括庙堂之外，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村落、家族，再加上君权、族权达不到的灰色地带。

那么，社会哪去了？熊培云兄在他的新著《重新发现社会》里，引用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说法，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，“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、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‘社

会’。那儿尽管有一群人，但并不存在社会。”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将“社会”做两种释义：一是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，即社会形态。中学教科书常说的五种社会形态即是此意。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。读完《重新发现社会》，我才得以对今日出现频率极高的“社会”一词做一番梳理，开始思考熊培云所言的“国家与社会”的二元关系，如何代替了中国古人所说的“庙堂和江湖”的二元关系。正如古人不知有“社会”只知有“江湖”一样，古人不知有“国家”（state而非country），只知有“朝廷”和“官府”。

正如培云在书中所言，1949年至今的前三十年，和民国初年正好相反，是国家（或者说政府）极其强大而社会弱小的时期，政府以政治权力配置一切的资源，包办了许多应由社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自我调整的事务。而单位体制

加人民公社体制，可以说是古代无数个“二十五户共一土地神”的村落由同一个皇帝统领、彼此并不发生过多关系的翻版。单位之内或公社之内，成员的吃喝拉撒全部得到解决——显然这样的解决只可能是低水平的。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，也是重新发现社会，重新认识社会的大变革。到今天为止，经济改革的成就几乎无人质疑，然而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体变革，如何推进，仍是个大问题。政府该放弃什么，又该固守什么，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，某些方面甚至阴阳颠倒，该管的不管，该放的不放。这些问题不解决，政府一味地聚集财富、加强社会控制的硬实力，并不能防止整个社会的生态失衡甚至溃败，从而必然导致执政合法性的丧失。从这个层面来说，《重新发现社会》不啻一部《盛世危言》。

只有重新发现社会，中国才能告别江湖世界，从而建设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。